

城市清音

家电惊艳

□ 郑建钢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名目繁多的家用电器迅速进入千家万户，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使民众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要选择一样几十年来品质不断提高而价格却不断走低的商品，非电视机莫属。放眼三十多年以前，电视机绝对算得上家庭里头号的高端消费品。一是价格高，按照当时的收入买不起；二是市场上数量太少，不容易买到。当时一台 21 吋的彩电，大概要一千余元，而一般工薪阶层月收入大约只有四五十元。记得那时候银行推出贴花有奖储蓄，每个月存一百元，贴满一年，几乎要把全家一年的收入都贴进去，方才可以购买一台北京产的牡丹牌 21 吋彩色电视机。尽管如此，家家户户还是要想方设法购买彩电，哪一家如果早早地拥有了一台名牌彩电，可以说是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象征。

谁也没有想到，彩色电视机的发展日新月异，当年 29 吋就被称为“大彩电”，现在，只要走进北仑的各个大卖场和家电商场，65 吋、70 吋彩电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

诗海浪花

港城颂歌

□ 曲 子

在东海潮铺展的
蓝色画布上
港城人民早已
描绘出
腾飞的春潮
四十载
创业奋进
四十载
砥砺前行
当年贫瘠的土地上
开往春天的地铁
而今
正一路呼啸
成为书写发展奇迹的
巨大惊叹号

昔日的荒滩野涂
而今
早已崛起特大型
港口、火力发电厂和
石油中转码头
由辉煌灯火构成的
夜明珠
早已成为热土上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被智慧和汗水照亮的
是奋斗者坚实的足迹
被时代和岁月铭刻的
是拼搏者澎湃的豪气
而在海岸线的背后
鳞次栉比的工业和
物流园区
正用流水线、集装箱堆场
高速公路和专用铁路
书写出一个又一个
让人赞叹的传奇

从梅山湾到海春晓
从九峰山到总台山
总有看不完的风景
诉说着四十年
和谐发展的骄傲
从图书馆到体育馆
从文化广场到党章学堂
总有着不完的故事
记录着四十年来港城
和谐奋进的篇章

由开放、包容、自信、拼搏
组成的港城
独特的人文精神
正凝聚起腾飞超越的
强大力量
引领这片热土上的奉献者
继续开创新的辉煌



妙造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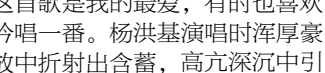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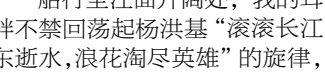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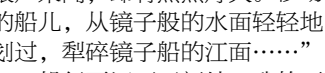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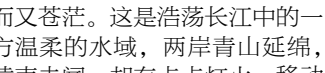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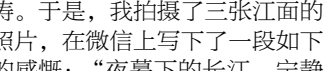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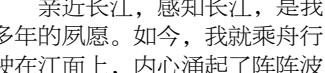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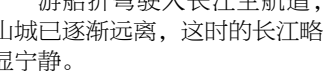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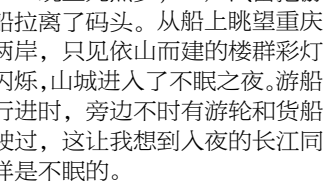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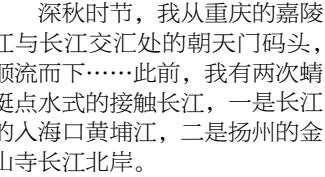
(油画)

曹 辉 作

人在旅途

船行长江

□ 石志藏



发着慷慨悲壮，荡气回肠。这是作者站在历史时空里，对自然、人生的一种思考和表白。但在此刻，似找不到这种感觉了，我想只有来日在长江的上游再去寻觅。

这次走渝宜水路，我的运气不错，这几天正是雾都重庆为数不多的少雾时节。入夜，我置身江面，凝视夜空，只见繁星点点，苍穹上的北斗七星晶莹闪烁，清晰可辨。正是农历廿几无月夜，否则皓月当空，船儿夜行，雾气弥漫着江面，当是另一番景致。

过丰都不久的早上，船进入瞿塘峡峡口。我兀立船首，只见两岸悬崖陡立，临江一侧峭壁千仞，宛若刀削，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昂首仰望，云天一线，如同两扇大门洞开，形成“夔门”。船行至此，确有“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之感。江面极窄，又是上游江水经此门入峡，峡中水深流急，形成无数漩涡。两岸巨崖，江随壁转，倒影如墨。杜甫诗云“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如今仍有遗风可见。

“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船行至巫峡，巫峡以幽深秀丽而闻名于世。尤其是巫山第四峰，是神女峰，我仰望神女峰，果见高山入云处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背临石峰，面向东南伫立。神女是长江上第一个迎来朝阳，最后一个送走落日者。“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

箱，当时除了知道冰箱能够做冷饮，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用处。因此，家里刚开始使用冰箱时，也确实没有太多的东西拿来冷藏，更多的时候，只是把它当作存放剩饭剩菜的食厨来使用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的要求与以前完全不一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已经成为了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不少人家里除了一台电冰箱，还增加了一台冰柜，这冰箱＋冰柜的配置，一年四季基本上不会闲着。

空调给我们带来的，无论是凉爽还是温暖，都实在改变了周边的“小气候”。小时候，为了驱热，一双小手拼命摇着扇子，试图赶走滚滚热浪的侵袭。这时候，大人接过扇子往我的身上摇几下，就会有清风徐来，感到莫名的凉快。心想，如果不用自己的手，这样的凉风就能够一直吹下去，那该有多好！后来有了电风扇，风力可大可小，方向能左能右，在徐徐的凉风吹拂下安然入睡，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凉风自然来的愿望。空调所改变的，不是风力的大小，而是自然的温度，让人们在十分舒适怡人的气温下，工作、学习和生活。

此外，还有电饭煲、电磁炉、烤箱等许多小家电，不但为日常生活增添了便利，而且给做好家务琐事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各种家用电器已经全面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多方面改变了家庭生活面貌，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生活短笛

闹咸鱼

□ 胡芬琴

宁波老话是一种朗朗上口的民间文化，形象生动。以饮食文化为例，比如形容炒鸡蛋，有谜语：“滴滑滴滑滴滑，走到灶头磕刹”；宁波人有道道菜“咸鱼大黄鱼汤”，“咸鱼”为宁波人所钟爱，因此民间有“三日不缺（吃）咸鱼汤，两只脚骨酸汪汪”之说，极言咸鱼被端上餐桌的寻常。想来那“咸鱼”是个好东西，在她还“待字闺中”时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雪里蕻。

“蕻”属于一种芸苔属植物，是指蔬菜到一定季节长出来的长茎。宁波人称之为“上蕻”，比如青菜蕻、大菜蕻、茼蒿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是一种专门腌制着吃的菜，待要长“蕻”而未上“蕻”的新鲜菜在地里时，它们的叶子味有点辣，所以雪里蕻后人们一般不会去炒着吃。据说这菜极为耐寒，在冰天雪地也不会枯萎，因而得名“雪里蕻”：绿色、大棵、茂盛，摘下那种“蕻”摊平、洗净、置于“七石缸”腌制，三四棵“雪里蕻”平躺在大缸底部，一层菜上面撒一层盐；再一层菜，一层盐；如此循环往复，一边用脚将菜踩实，以防空气进入变质；于是，老农民便发明了一个字：闹，即“用脚踩踏”之意。在腌制咸菜过程中就一直要“闹”，说也奇怪，待腌菜至半缸，由于生物的“质壁分离”现象，那青青绿绿的新鲜雪里蕻也就慢慢渗出“咸菜卤”，清澈透亮，一股淡淡的雪里蕻菜的味道便在空气中渐渐荡漾开来。

旧时候，这样腌制“雪里蕻”要待到了十天半个月，就把研制的半成品“雪里蕻”二次腌制，宁波老话叫做“翻缸”，依然是一样的如法炮制，一层菜，一层盐，以防咸菜变酸。

光阴流年

那段艰难的跋涉

□ 思 蜀

我曾当了十年知青。我们南方的农村，当年的主要作物是水稻。我刚到农村，正好开始春耕了：把绿肥田翻耕之后，放上水，耙平了田，就开始插秧。秧苗成活后，又开始一遍遍地耘田。就在这水田里，我首先“见识”了蚂蟥。

蚂蟥是一种非常柔软的动物，没有骨头，在水中伸缩着身体游动。这一寸多长的扁平的小东西，似乎没有嘴巴，并且抓在手中也不会挣扎，更不会反抗，所以开始时不觉得它有什么可怕的。可是我跪在田水中耘田，无意中把手抚过腿时，发现它竟偷偷地叮在我的腿上了，并且正在吸我的血。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仔细一看，更把我吓了一跳：明明在水中游动时是柔软扁平的身体，这时却已经是圆滚滚的，内里透出暗红色。天哪，这里面贮满的都是我的血啊。它是什么时候叮在我身上的，我一点不知道，而且它在吸血时我也不感到痛。难道它在我身上打了麻药？更可恶的是，当我把蚂蟥拿掉后，那被叮过的地方，血不容易凝住，仍是不断地流下来，过了好一会才止住。

天一点点热起来，田里的蚂蟥更多了。记得七月份夏收夏种时候，我跟社员们一样，在水田里争分夺秒，紧张地打稻。忽然有人提醒我：“把蚂蟥扯掉！”我低头一看，不觉毛骨悚然：两只小腿肚上居然挂着十来条吸足了血的蚂蟥，用农民们的话形容，蚂蟥已经胀得像“小茄子”一样了！所以那时我怕极了蚂蟥，每天就盼着队长能够把不必下水田的活分配给我，当然，事实上，一年里不下水田的日子是少之又少的。

尽管大家都对蚂蟥恨之入骨，但是又谁都奈何不了它。有农民朋友说，在蚂蟥身上撒点盐，就让它见阎王了。又说，把它晒在火烫的石板地上，一会儿就死了！可是，人人都忙于干活，谁有时间去专门捉蚂蟥呢？况且杀死一条虫子专门，也没多大作用。但是，怕管怕，活儿还是要干，蚂蟥照样来叮。日子久了，我居然对它也司空见惯了，虽然始终讨厌它，但毕竟不像初时那么大惊小怪，见腿上有蚂蟥叮

过目不忘的是这二次腌制的咸菜，在最后一层还要撒上一把“封口盐”，接着，为防止雪里蕻浮起来，必须在大缸口压上重石，用竹篾圈反扣在大缸上，当然也得留一丝缝隙，要不然就应了另一句宁波老话：“大石头压出臭咸鱼”，比喻压力过大，反弹力越大，效果反而不好，咸菜就会有一股霉味。那尝起来酸酸的咸菜，是腌得不够咸。但我却觉得酸溜溜的雪菜更生津津渴和开胃。时下，还有一种简单化的腌制方法，就是将新鲜的雪里蕻菜晒干、切碎、放盐、洗净、装瓶、封口，放冰箱，过不了半月至二十来天便可以食用，开瓶即香。

咸菜又名“雪菜”，可以尽情地与大黄鱼笋丝混搭，也可以烧梅鱼、文昌鱼、带鱼；还可以素搭或独行，如雪菜倭豆芽、雪菜冬笋、咸菜汤，或酸或淡相宜，总是把阿拉宁波菜的两大特色：咸与鲜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品尝后赞不绝口，不忍离去。

听说以前，乾隆微服私访江南，有聪明的女主人端上了自家自留地种的菠菜、清水绿豆芽和腌制的咸鱼，可待菜端上桌，乾隆因为饿极了，一股脑儿全吃了下去，那咸鱼菜的酸爽令他不禁问女东家这是啥菜呢。女主人回答道：“红嘴绿鹦哥、银丝吊葫芦、白菜咸鱼新鲜肉（揉：用手使劲挤压，指代刚腌制不久的咸菜）”，乾隆大喜过望，回到宫里，念念不忘，让御厨掌勺，结果难坏了大厨，在太监帮助下终于顿悟原来是三道寻常百姓家的菜肴，可见，中国的饮食文化里，浸润了多少回归田园的聪明智慧和勤劳朴实啊！

“闹”咸鱼，是没有冰箱罕有食物的艰苦岁月里的一种居家过日子方式，腌制使咸鱼保存期长，更有一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乐趣。

着，把它拿掉就是。村人们都说，看你这个样子，像个老农民了。

不过真正的老农民是要干农活的。这农活，一要技术，二要力气。刚下田那年，没技术不说它，因我身体瘦小，力气也特别单薄。都二十岁的人了，挑起担子来，不如十四五岁的农家小孩，更不如同龄的女孩子。所以开始时别的同龄男青年挑着便桶担去浇菜，我只能握着锄把与妇女们一起锄草；同龄人都要挑近两百斤的“水谷箩头”，我却和妇女们一样，不必挑。这样，评工时，我就评得很低了。当时，一个男劳力，最高工分是 10 分，略低的是 9.7 分，一个普通女劳力是 6 分。像我这个年纪的，至少是 9 分以上，而我却只有 5.8 分，比妇女还低。当然事实上我干的活确实比不过一个女人。但是，工分低，影响收入不说，最主要的是太失面子：全队百十来个男女劳力，我是最没用的！

但是没面子也得撑过去！一年、两年的过去，我的力气慢慢大了，农活也渐渐熟悉起来，所以工分是不断地升高，6.5 分、7.8 分、9 分，三年后，我评上了 9.7 分。凭我那单薄的力气，这已经是最高的分值了，和拿同样工分的别人比，我的力气小得多。那么为什么我能评上这样的工分？因为同样的活，在别人是轻松完成，而我则是咬着牙拼尽了全力：一样打稻，别人干了一天活只是口头上说累，回家还能挑水做事，我却是浑身骨头散了架，一点不想动了；同样挑一担谷箩头，别人挑这些路，只在中途放一次担子歇歇，我却不知歇了几次，还尽量不敢让别人看见，以免给人瞧不起。

现在想来，大家在一起干活，我有几斤几两，别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能评我这么高的工分，一定是看出我的力气小，一定知道我是拼了命在干的，因此，尽管我是怕丢面子，但实际上说不定反而有了面子——虽然我的劳动量还是够不上这个工分，但毕竟愿意卖力，不肯偷懒。社员们愿给我这个工分，其中一定有奖励和鼓励的份儿呢！

说实话，这十年光阴，在我都是极其痛苦、极其艰难地跋涉，但我也知道，能熬过这十年，又无不是依靠乡亲们关心和帮助。